

继《我是特种兵》之后，  
又一部反映刀锋战士的传奇力作

蒙冲◎著

# 军刀

JUNDAO

## 贴身保镖

**刀锋入骨不得不战 ★ 背水争雄不胜则亡**

我可以死，但我不可以错！现在这里的一切由我来保护，哪怕是拼上性命，也在所不惜！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社




# 军刀

蒙冲◎著

JUNDAO

# 贴身保镖

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军刀：贴身保镖 / 蒙冲著. -- 南京：凤凰出版社  
，2011.2  
ISBN 978-7-5506-0202-1

I. ①军… II. ①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6343号

**书 名 军刀：贴身保镖**

---

作 者 蒙 冲  
责任编辑 朱 敏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 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
公司网址 <http://www.bookfh.cn>  
印 刷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×1000 1/16  
印 张 20  
字 数 220千字  
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202-1  
定 价 32.80元

---

(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联系电话:010-58572104)

# 目 录

---

## 第一集 喋血

---

- 第一章 任务—— 1
- 第二章 狙击—— 14
- 第三章 激战—— 25
- 第四章 不可预料—— 35
- 第五章 拳手—— 45
- 第六章 对手—— 56
- 第七章 庄家—— 69
- 第八章 拳王—— 81
- 第九章 决裂—— 93

---

## 第二集 重逢

---

- 第十章 追捕—— 106
- 第十一章 扭转—— 117
- 第十二章 人性—— 130

- 第十三章 试 探—— 141  
第十四章 岂惜一命—— 153  
第十五章 交 手—— 165  
第十六章 女镖头—— 177  
第十七章 挑 战—— 191

---

### 第三集 守护

---

- 第十八章 底 线—— 203  
第十九章 开 始—— 214  
第二十章 亡 命—— 225  
第二十一章 新目标—— 235  
第二十二章 真 相—— 245  
第二十三章 高潮之前—— 255  
第二十四章 等 待—— 264  
第二十五章 光天化日—— 273  
第二十六章 突 围—— 283  
第二十七章 残 片—— 293  
第二十八章 再 见—— 303



## 第一章 任务

“这次的任务非常艰难，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！”首长一改平时的温文尔雅，口气也变得非常强硬，面色更是严肃。

越过边境线，在私人武装和毒贩横行的金三角解救两名特定的人质。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纠纷，参与此次救援行动的人员，不能超过一个小队，实际上，也就只有六人的编制而已。

六个人，面对金三角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势力，要在差猜将军的核心地盘，把一男一女两名人质毫发无损地带出来。

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！

“你可以考虑是否接受这个任务。”首长忽然叹了一口气。

这是个特殊的优待，对于特别行动部队来说，只有接受和执行，从来就没有选择一说。对部队当中最为出色的小队，更是没有不能完成的任务！

唐锋狐疑地看着首长，首长摇摇头：“实际上，这两名人质的身份特殊，他们各自的家族也派出了国际雇佣兵进行救援任务。但上级仍然希望能够由特别行动部队把他们救出来，至于为什么，属于国家机密，我也无从知晓。”

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唐锋啪地立正，敬了一个军礼。

他是一名纯粹的军人，从来无惧任何挑战，对于特种作战来说，人员的数量并不是问题，质量才是关键。

唐锋完全相信，小队的成员都是过硬的好伙伴。

首长点点头，虽然双眉仍然紧锁，但赞许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唐锋的身上。忽然，首长也是一个立正，缓缓地抬起右手，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。

“首长！”

“为了军人的荣誉，我请求你，一定要完成任务，还要把所有的同志都安全地带回来！”

热带雨林的傍晚，夕阳还没有完全沉没在远处的树冠当中，只把半边天空都染成了血红色。

地面上铺满了腐烂的树叶和枯枝，这些东西的气味和鸟兽粪便混成一块儿，经过长时间的发酵，形成了热带地区森林的独特风味。

原本静谧的林间小路，却突然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。

唐锋的眼中布满血丝，脸上有一种强忍痛苦的坚毅之色，右上臂用纱布胡乱地包扎着，隐约还能看见一抹红色。

他经过了长途跋涉，却一直没有时间停下来处理手臂上的伤口，原本白色的纱布已经染成了灰黑色，和他身上撕破的军装一样，呈现出一种激战后的悲壮。

在他身后，还跟着三个人，两男一女，其中一名男子穿着同他一样的制服，面色白皙，左颊上有一道划过的血痕，两边的皮肤已经被熏得

焦黄，走路好像还有点不便。

另外一男一女，穿的都是便服，身体素质也不像前两人那么好。快速地推进让他们气喘吁吁，那女子脸色苍白，但还是咬着牙坚持，她身边那个男子不时地欲伸手相扶，却每每被她推开。

“唐队长，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？”那男子终于忍不住喊了一声，语气之中有几分不满。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苦头？在这片又脏又臭的树林里面连续不停地穿行了两天，每次停下来休息都不会超过十五分钟。晚上席地而卧，还要对抗毒蚊和恶心的爬虫，根本就没有睡好过。

唐锋身子一顿，回头望他一眼，又看看那明显已经脱力却犹在苦撑的女子，眼神渐趋柔和，脸却依然绷得很紧。

“算了，唐队，反正马上就要天黑了，这地方也不错，而且你的伤口……”那面色白皙身着军装的男子一瘸一拐地走到唐锋面前插口，担忧地扫视着他的右臂，“还得要尽快把弹片取出来，不然时间一长，可就麻烦了。”

唐锋看了一眼年轻人大腿上缠着的绷带，在炎热的气候和恶劣的环境下，已经完全变成了油腻腻的破布。他清楚记得那道开放性的创口，横飞的弹片撕裂了肌腱，血流不止。但小伙子只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，接着连续徒步行进了两天，脸上还常常带着笑容。在最困乏最艰难的时刻，也能听到他飞扬的口哨声，失去血色的脸上依然开朗。

萧克加入特别行动部队没有多久，他原本是个军医，因为出色的专业技能和身体素质，才被特别选入。在唐锋这一小队里面，谁都喜欢这个小伙子，腼腆又开朗，一个阳光大男孩给原本严肃刻板的特种军营生活，带来一些新鲜的气息。

“腿上的伤好点儿了没有？”

萧克点点头，豪气地拍了拍大腿，疼得龇牙咧嘴，倒抽一口凉气，却还是在嘴硬：“没事，咱这恢复力，一点儿事儿都没有！”



唐锋皱起了眉头，这次的营救任务难度确实很大，但怎么也没料到竟会落到这么窘迫的局面。被迫分兵引开追击者的注意力，另外的队员至今生死未卜，而自己和萧克居然在逃亡过程中同时负伤，尤其是萧克的腿伤，这在逃命的时刻是不能轻视的负担。

他叹了口气，望向西面，天色已经开始昏暗，林间泛着混沌的雾气，唯有天际残留的血红色，看上去好像一个未曾愈合的伤口。

森林的夜晚，很快就要到来。

“休息吧，我们已经甩开他们有一段距离了，今晚我们在这里停留。”唐锋疲惫地挥挥手，没有再看那两个救出来的人质一眼，走到一棵大树旁，毫不顾忌地坐了下去。

那名男子白了他一眼，脸上的不满之色更是浓厚，但终于还是忍了下去。他走到另一边的树旁，脱下自己的外套铺在地上。那件新款的阿玛尼西装一面已经满是污渍，看来作为这个用途已经有很多次了。

“阿楠，你休息一会儿吧，要不要喝水？”

被叫做阿楠的女子无力地摇摇头，脸色苍白，但眼神中还是闪烁着光芒。她缓缓地走到大树跟前，优雅地坐了下去，好像是在自己家的客厅一样，没有一丝失态。

仔细看，虽然被奔波和紧张摧残了容貌，但这个女子的气质还是非同一般，她高挺的鼻梁和细腻的肌肤，给人一种欧式古典美感，散乱的黑发与流转的眼波，又让人心生怜惜。

这样的女人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都一样会光彩照人。

男子靠着她坐下，长途跋涉也让他疲惫不堪，他轻轻地往树上一靠，闭上了眼睛。但随即又弹了起来，看一眼身边的女子，这才放心地休息。

唐锋靠在树上，用牙齿和右手配合解开了左臂的纱布，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，他的眉头微微一蹙，狠狠地咬紧了牙，额头上的汗珠更甚。

萧克默默地走到他的身边，把身上的背包卸下，把急救包掏出来。

唐锋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，闭上了眼睛。在爆破敌人基地的时候，一枚弹片嵌入了他的左臂，因为陷得很深，一直没有时间把它取出来，今天既然提早宿营，这是处理伤口最好的机会。

“如果还不取出弹片，附近的肌肉组织可能会坏死，你这条胳膊可就算是废了！”萧克一边轻轻吹着口哨，一边麻利地解开急救包，挑了一柄短刃锋利的小刀，在唐锋的手臂上比划着。

最后一层纱布上血肉模糊，已经和伤口紧紧地粘连在一起，如果硬撕，非得扯下一大块皮肉不行。萧克小心翼翼地划开，用刀尖一点点地挑开纱布，尽管如此，表面的创口还是有结构性的撕裂，殷红的鲜血渗了出来。

“唐队，你复原力还真强，都快赶上我了！”萧克吹了一声口哨：“伤口都快长好了，要不是弹片还在里面，真什么都不用担心。”他用刀柄按了按肿胀的手臂，唐锋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但还是忍着没叫出声来。

萧克的脸上倒有几分担心：“现在只能把伤口切开，把弹片取出来，因为弹片位置很深，我看还是用七氟醚……”

“不能用七氟醚，我挺得住！”唐锋猛地挥手，萧克露出钦佩而又不忍的神色，点了点头，开始对小刀进行消毒。

七氟醚是他们特别行动部队常用的气体麻醉剂，无刺激性气味，很快能够致人昏迷，除了用于医疗作用以外，在有些特殊的攻坚场合也会使用。作为手术用麻醉剂效果很好，但唐锋不能容忍自己在如此紧张的时刻失去知觉，唯一的选择就是面对肉体的剧痛而保持清醒的头脑。

在不远处，那男子有些震惊地看着他们两人，萧克的短刀在空中犹豫了一秒钟，随即就刺入了唐锋的左臂，没有片刻迟滞，迅即无伦地往下一划，皮肉翻开，鲜血顺着刀锋迅速流出来。

唐锋闷哼一声，打了个寒战，额头上挂满了黄豆大的汗珠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

“再坚持一会儿！”萧克的语气难得地凝重，“弹片太深了，而且紧贴着动脉血管，我不能太用力。”

他没有抬头，右手轻轻地用刀尖挑着，左手则用一把长长的镊子，试图把弹片的位置拨弄出来一点儿。这种在伤口上的小动作，不啻于最残酷的刑罚，他的手每动一次，唐锋的身躯都无法抑制地颤动，神经系统的自然反应不是人力所能控制。

唐锋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眼睛中血丝也越来越浓，但他仍然强忍痛楚，没有发出一声呻吟。

这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，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之中，用自己的身躯构建新的长城。

在和平的年代，也许他们显得有些粗鲁，甚至难以与繁华世界的时尚男女们沟通。但在危险来临的时候，他们会张开双臂，用生命谱写最辉煌的战歌。

他们也同样有血有肉，同样会感觉到痛楚，但为了守护应该守护的一切，他们会把自己变成超人，这就是军人，真正的军人！

特别行动部队尤其如此。

在所有人享受和平的时候，只有他们不能。

解救人质、协助处理强火力罪犯、间谍战、武装劫匪、恐怖分子，这些工作都得有人要做。

在你享受快乐悠闲的生活时，是否曾经想过，这种和平和稳定是用这些特别行动部队战士的生命和鲜血所换来的？

唐锋不停地喘着粗气，萧克感觉到队长像风箱一样起伏的胸腔，还有鼻子里面冒出来的热气，终于狠了狠心，用力一挑。

“嗤！”一枚带血的弹片，在空中划过一条美丽弧线，往远处飞去。不偏不倚，正好飞向那个靠着大树休息的美丽女子的怀中。

那女子被这突然的袭击吓了一跳，猛地睁开眼睛。那枚形状扭曲、沾满了鲜血的弹片，正落在她盘起的腿上。血污迅速被裤子的布料吸

收，在大腿上形成了一块血斑。

她身边的男子面有愠色，女子却摇摇手，然后眯起眼睛，伸手把那枚弹片捏起，沾在上面的血还没有冷，辣辣地有些烫手。

女子的目光投向那边的两人——萧克没有停手，一取出弹片，他立刻开始利索地止血包扎；唐锋却是遥遥地冲着她点点头，算是表示歉意。他的脸色愈加苍白，虽然一声不吭，但疼痛与沉默却赋予他一种沉静的庄严。

女子的眼神一时间有些恍惚，她低下头，拨弄着手中的弹片，似乎是在沉思。

“阿楠，你还好吧？”男子关切地问道。女子摇了摇头，连续两天的艰难逃亡让她筋疲力竭，但在眉宇之间仍然有着一份倔强。

“正邦，我没问题的，你去问一下他们，到底还有多远才到边境线，我必须考虑一下分配体力的问题。”

这样的拼命逃亡，她确实没有经历过，但她也并不是娇滴滴的大小姐。她的父亲教过她，除了坚韧的意志和聪明的头脑以外，能够承受磨难和压力的体魄也是一样的重要。挑战人体极限的运动，她杜雅楠从来都没有停止参加，对于体力的储备和分配也有了一些心得。

这也是在这次逃亡之中，她作为唯一的女子，却还能咬牙坚持的原因。

男子看着她苍白却坚定的面容，无奈地摇摇头，起身往唐锋那边走去。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头脑也感到一阵晕眩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到底不是好玩的，他只能在心里面暗骂了一句。

萧克的手脚很快，他洒上止血药粉之后，迅速用纱布紧紧地缠住伤口，他双手灵巧地打着结，白皙的手指飞舞，光看这双手一点儿都不像是个军人。

唐锋闭上了双眼，额头的汗珠还在涔涔而下，面容也因为痛苦而扭曲。萧克停下手上的动作看着他，眼神中满是敬佩。

他当然知道那有多疼！

疼痛，往往不是伤害发生的时候最严重，在治疗和恢复的过程中，有时候会更让人难以忍受。

剧烈的痛楚，让唐锋的大脑更为兴奋和清晰，他咬住下唇，努力以此来分散肉体的注意力。

两名人质，都是中国籍。男子名叫乔正邦，29岁，女子名叫杜雅楠，26岁，资料上显示两人是恋人的关系，还是哈佛大学的校友。但关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目前的职业，可能是涉及机密的关系，资料上并没有提供。

唐锋小队的救援行动在前半部分非常顺利，他们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，潜入差猜将军的营地，迅速确认了两名人质的关押地点，成功实施了营救。

但在撤退的过程中，由于人质的慌乱，还是被敌人发现了。于是在这片丛林当中，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追逐战。

唐锋果断地把小队分为两组，由四名队员引开追兵，自己和萧克携带两名人质脱逃。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，如果可能，唐锋更愿意自己来当诱饵，但他也清楚，作为队长，他必须以完成任务为先，只有在心中为战友们默默地祝福。

敌方在丛林作战中颇有经验，采用了多个精英小分队追袭的特种作战模式，这是追袭小股敌人最有效率的方式，也让他们的战斗变得更为艰苦。

唐锋以经验和实力消灭了一个追踪小队，但他和萧克身上的重创，让他俩再也经不起一场战斗，剩下的就只有迅速地逃亡。

经过两天跋涉，他们终于接近了边境线，只要再熬过一天，就可以踏上祖国的土地。

唐锋睁开眼睛，刚好乔正邦也摇摇晃晃地走到他跟前。

“唐队长，我们还有多远，明天能不能到达边境线？我看阿楠快坚持不住了。”

唐锋抬起头看看靠在大树上的杜雅楠，那女人脸色苍白，但却从骨子里面透出一股倔强的神气，这让他有几分欣赏。

连续两天，丛林穿越超过一百多公里，还不包括之前两天的战斗和逃亡，这个女人居然几乎没有依靠他们几个大男人的帮助，独自咬牙坚持了下来。这么坚强的女人，值得他的尊重。

“萧克，定位！”

那边的小伙子其实没等唐锋吩咐，已经开始调校卫星定位系统。

“我们距离边境的直线距离还有 26 公里，距离最近的边防哨所还有 28.3 公里，但为了避免与此国边防发生冲突，我们必须绕行，大约会增加 3.4 公里的路程，也就是说，总共有 31.7 公里。”

“地形大部分为丛林，但在距离边境四公里处，有一条河流经过，河道两边有大约两三百米的开阔地，无掩蔽，这是我们要小心经过的区域。”

虽然萧克在小队的职业角色是军医，但凡能选入特别行动部队的，个个都是多面手，临时顶上也有模有样。

“如果一切顺利，我们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到达这块区域。”唐锋沉吟了一阵，“早晨丛林的能见度太差，而且还有未知的危险，我们必须等到八点左右太阳完全升起才能出发，争取在正午之前赶到，并迅速通过那片危险区域。”

“按照资料显示，那条河不宽也不深，完全可以趟水而过。”萧克调阅资料，在旁做着解释。

“好！”唐锋挥挥手，“乔同志，我们争取在五分钟内通过河流，尽量减少被发现的危险。过了河之后，全速前进，直接前往边境哨所，到那儿我们就安全了。”

乔正邦皱起了眉头。“这就是你的行动计划？”他憋了一肚子的火

儿,说话的口气也很冲:“你们早就该知道,那边有条河,我们完全应该沿着公路前进,如果听我的建议,我们应该早就越过边境线了,根本不需要吃那么多的苦!我们几个男的就算了,你要阿楠……”

“正邦!”

不知道什么时候,杜雅楠走到了他们身边:“说这些没有意义,何况我的意见和唐队长一样,在公路上可能遇到的危险更多。”她的脸色依然苍白,眼睛里面却有了神采,刚才的休息让她缓过劲来。

乔正邦不好悖逆她的意思,只好转了口风:“阿楠,你还是多休息一会儿,明天行进会更难熬。”

他回头瞪了唐锋一眼,扶着杜雅楠回到原先休息的树边,重新把铺在地上的外套整理好,让她坐了下来。

夜色渐渐深了,月亮虽然高高地升了起来,但柔弱的月光在树冠的遮蔽下,只剩下丝丝缕缕的流光。树林里面的情景变得朦朦胧胧,四个人虽然对坐着,但也彼此看不清面容。

丛林里面反而开始热闹起来,许多昼伏夜出的动物开始了活动,这其中也会有许多危险。

唐锋点燃了篝火,但不敢把火堆燃得太大,虽然从理论上推算,他们应该同追击的小分队拉开了足够的距离,但还是要注意尽量小心。

当然不生火也是不可能的,要依靠火来震慑群兽,否则万一遇到丛林中的猛兽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虽然乔正邦仍然保持着对两名军人的不满,但他还是和杜雅楠一起,坐到了火堆的旁边。

四个人默默地坐在一起,都用自己的方式尽快地恢复体力。唐锋从背包里面拿出干粮,萧克的腿受了伤,他特地承担了一多半的负重,所有的弹药和食水都在他那硕大的背包里面。

萧克分配着干粮和清水,因为轻装逃亡的关系,携带的干粮已经消耗了七七八八。他没有犹豫,还是把最后一根牛肉棒递给了杜雅楠。

“你们都没有？”杜雅楠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，她接过牛肉棒撕开包装。

“不介意的话，大家轮着咬一口吧，尤其你们两个受伤的，特别需要补充动物蛋白。”她小小地咬了一口，把牛肉棒传给了唐锋。

唐锋一愣，对这个豪爽的女子更是刮目相看，但他还是没有吃，把牛肉棒一掰两半，分别给了萧克和乔正邦。

“小萧，你还没换药吧，吃块肉有点力气，你唐大哥身子骨比你壮实，哪好意思抢你的肉吃！”

他硬塞一样把牛肉棒塞到萧克嘴里，自己则咀嚼着压缩饼干，吃得急了有些噎着，连喝了好几口水。

一根牛肉棒，似乎稍微拉近了几个人的距离。至少，几个人之间有了些许的交流。不过因为实在是太累，到底也没能攀谈几句，随着夜色深沉，几个人都各自进入了梦乡。

唐锋半夜醒来，他手臂的伤口就好像是撒了盐一样灼痛，嗓子更是干燥地要冒出火来。他连灌了好几口水，才勉强好受了一点儿。

这时候应该是凌晨，从树叶的缝隙中看去，天空是幽深的蓝色，神秘而又美丽。

火光残了，但还在微弱地扑腾着。

女孩子怕冷，杜雅楠不自觉地滚到离火堆更近一点的地方，她苍白的小脸在火光的映射下透出了嫣红，嘴角微微地往上翘起，好像是微笑。

也许是因为做了什么美梦吧，即使睡着了，这个女子依然是典雅斯文，有一种让人心折的魅力。

在她不远处，乔正邦摊开身子睡得正香。他们虽然亲密，但唐锋总觉得还是疏离了些，不像是情侣的关系。乔正邦其实也是个堂堂的男子，外表也颇为魁梧，睡着的时候倒有种孩子气的纯真。

唐锋觉得有趣，目光转向身边的萧克，却大吃一惊！



萧克涨红的脸上有黄豆大的汗珠，双目紧闭，眼皮不断地颤动着，更严重的是，他浑身竟然不停地打着摆子，好像是冻得哆嗦一样。

唐锋伸手一摸他的额头，竟然是热得烫手！

“不好！”唐锋暗悔自己实在太过粗心，虽然萧克是医生，但他自己的伤势到底怎么样，却一直在嘴硬。看这情况，倒像是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烧，如果这样，那伤口处理一定是出了问题。

他轻轻地推醒萧克，小伙子费力地睁开眼睛，干裂的嘴唇翕动着，好像是想说些什么。唐锋先给他喂了两口水，随后按住他的肩膀：“小萧，我现在以队长和大哥的身份，要你把伤口绷带解开，我要检查你的伤口状况。”

萧克直起腰，他知道唐锋以这样的口气说话，就是军人的命令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解开了大腿上的纱布，把那个恐怖的伤口袒露在空气之中。

“老天！”

这是一个深可见骨的撕裂性伤口，腿上的一块肌肉已经被流弹带走，留下触目惊心的一个大洞。虽然伤口经过了紧急处理，但细菌仍然在不断地腐蚀着健康的肌理，黄色的液体漫溢流淌，在血肉模糊中制造了一种恐怖的气氛，在伤口的最深处，白森森的骨头清晰可见。

“小萧！你怎么挺过来的？”唐锋忍不住热泪盈眶，他不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，但在这一刻，却再也止不住眼泪。

带着这么一个巨大的伤口，走路就是一个奇迹，何况是不停地走了两天的路！

“唐队，没事儿，这两天我都熬过来了，再有一天就好了。这伤口也没别的处理办法，只有死挺了，我不让你知道，就是怕你担心。”萧克的语气还是很平静，嘴角还尽量弯曲成一个笑容。

“说实话，我也是怕得要死，怕这条腿以后保不住了。但只要看着唐队，想着部队里面的兄弟们，我就不怕了，我萧克也是条汉子，不再